

【文化杂谈】

屈原与粽子

食俗即饮食风俗。东汉班固《汉书·酈食其传》有云:“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而世界各地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进程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的饮食习俗也不尽相同,构成了食俗庞大纷繁的体系。在一些典型食品与不同就餐习惯中,蕴含着日常食俗、年节食俗、宗教礼祭食俗等内容。就华夏流传的端午节“屈原与粽子”的凄美故事而言,似属年节食俗与宗教礼祭食俗之有机交融。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乃中国国家法定节假日之一,业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端午节别名端阳节、端五节、重午节、天中节、浴兰节、解粽节、女儿节、端礼节、菖蒲节、五月节、龙舟节、粽子节、夏节中,最符合民意的当为解粽节抑或粽子节。

尽管端午节有很多习俗,诸如“端午不戴艾,死去变妖怪”“端午佳节,菖蒲插屋”“喝了雄黄酒,百病远远丢”“端午(五)请菩萨,端六发乌贼”“五月五,划龙船,过端午”,但吃粽子是端午最重要的年节风俗,盖因牵涉到宗教礼祭。

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有道:“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大概是说,屈原在五月初五投汨罗江而死,楚国人都为他哀悼。每到这一天,人们用竹筒装米扔进水里来祭奠他。东汉建武年间,长沙的区曲忽然看见一个士人,自称“三闾大夫”屈原。他对区曲说:“得知你正要来此祭奠,很好。但这些年大家所送来的东西总是被蛟龙偷吃。

今天你如果有什么东西要送的话,应当用楝树叶在外面包上,再用五彩线缠住它。这两样东西是蛟龙所害怕的。”区曲照他说的这样去做了。今天老百姓在五月初五裹粽子,包上楝树叶,缠上五彩线,这便是汨罗江畔的遗风。

粽子,古谓之“角黍”,最早大约见于西晋周处《风土记》——“仲夏端五,方伯协极。享用角黍,龟鳞顺德。”文字形式最早大抵见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粽”字本作“糉”,《说文新附·米部》谓:“糉,芦叶裹米也。从米,蔞声。”《集韵·送韵》:“糉,角黍也。或作粽。”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清楚说明,用菰叶裹黍米,煮成尖角或棕榈叶形状食物,所以称“角黍”或“粽”。

其实,民间粽子源于百姓祭奠屈原的说法,那是从南北朝以后才开始的。

屈原(前340—前278),出生于东周战国时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比起历代奸臣,屈原投江之不幸又是幸运的,他拥有一块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纪念碑——“粽子”。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毛泽东的《七绝·屈原》高度点赞其爱国情怀、浪漫气质、醒世精神。

毛泽东推崇的历史人物甚多,比如司马迁、曹操、李白等,然最为推崇的是同属楚人的屈原,曾将其思想性与艺术性俱高的作品作为国礼赠送外宾。据记载: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见结束时,毛泽东主席将一部装帧精美的宋人朱熹的《楚辞集注》作为礼物赠送给田中角荣首相。

屈原以对内心情绪抒发与对理想追求的浪漫主义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

生命。浪漫主义诗歌在中国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为起始点的,从楚辞到李白,又从陆游到龚自珍,浪漫主义在中国文化上的影响从未间断过。我们在或神奇险怪、或奇妙虚幻的艺术境界中依稀可见浪漫主义之情怀、之气质、之精神。

想来西晋周处作为屈原的晚辈,《风土记》中有“角黍”记载,大约有言外之意。

周处(236—297),东吴吴郡阳美(今江苏宜兴)人,鄱阳太守周鲂之子,“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与水中蛟、山里虎并称“三横”,嗣后“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而“终为忠臣”。其大抵从“屈原与粽子”及其“苦蛟龙所窃”与“杀蛟而出”的传奇中悟到了“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之真谛。

“离骚”,东汉王逸释为:“离,别也;骚,愁也。”作品倾诉了对楚国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关心,“哀民生之多艰”,叹奸佞之当道。

“国泰民安”的前提是“五谷丰登”。有人讲我们中国人把筵席办进庙宇、摆上坟头,与其说是对鬼神和先人的顶礼,还不如说是对食物和味觉的膜拜。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身为巫师或黄老之学传播者的先见之明在于:让舌尖上的美味粽子成为有口皆碑之千古传播者,如果不免愚忠之屈子能算有先见之明者的话。

一叶飘落而知秋,一叶勃发而见春;寻常细微之物常常是大千世界的缩影,无限往往收藏于有限中。“一枝一叶一世界”蕴含着社会道理和佛理禅机,滴水藏海而看屈原,且看“粽子”,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也能够思考许多。

问题是,这不仅需要美好的心灵,更需要智慧的眼力。



【风过留痕】

栖居在古诗词中的端午节俗

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是我国民间传统的三大节日之一。它起源于我国远古时期的龙崇拜,这一天为祭龙之日;到了战国后期才同纪念屈原联系起来。至近现代,人们又把端午节称作诗人节。这不但因屈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也因端午的许多民俗活动富有诗情画意。而有些节俗,就栖居在古代诗词中。如明末诗人王象春的《端阳》一诗,就浓缩了多项端午习俗:

长丝艾虎饮流蒲,
夹岸榴花悦彼姝。
一自田文专国后,
家家此日望悬弧。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四句,却真实地反映了济南等地端午节这天系五彩丝、佩艾虎、饮菖蒲酒、戴石榴花等节俗活动。

诗中的“长丝”即五彩丝,又名长命缕、长寿线、续命缕、辟兵缿、五色丝等。过去每到端午节这天清晨,家家的孩子都在手腕上系五色丝线,据说这样可以驱瘟辟邪。这种彩色丝缕一直戴在手腕上,要到“六月六”才剪下来,丢进沟河里,让水将“病魔”冲走。此俗远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东汉应劭的《风俗通》载:“五月五日以五色丝系臂,曰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缿,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以五色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至今它仍在一些农村流行。

“艾虎”即用艾蒿做成的虎形饰物。艾蒿是有良好药用功能的植物,端午节这天采来悬于门上,有除瘟防病的作用。此外,人们还常用艾蒿做成人或虎的形状,叫做艾人或艾虎;也有的用绸或布做成虎形,再粘上艾叶,也叫艾虎。将艾虎戴在头上或佩戴在身上;也有的悬在门上,以此攘毒气、除瘟病。此种习俗历史悠久,南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就记载说:“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帖以艾叶,内人争取戴之。”

“饮流蒲”即饮菖蒲酒,这也是端午节的一项重要习俗。菖蒲跟艾蒿一样,是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过去在端午节这天,人们除将菖蒲插在门上“以攘不祥”外,还饮用用菖蒲泡的菖蒲酒,以驱瘟防病。有的还把菖蒲酒抹在小孩的面颊、耳鼻、手心、足心等处,以防毒物侵害。还有的口含菖蒲酒喷洒在床帐间、墙壁上及隐蔽处,边喷边念叨:“雄黄烧酒(加入雄黄的菖蒲酒)喷上来,蛇虫百脚蜈蚣快跑开。”

“夹岸榴花悦彼姝”一句,写的是戴石榴花的习俗。过去每到端午节这天,妇女们常将鲜艳的石榴花戴在头上,既美丽好看,又可辟邪。此俗在明代已经很盛。明朝人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就记载说:“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饰小闺女,簪以榴花,曰‘女儿节’。”

“家家此日望悬弧”中的“悬弧”,也

是一种古代风俗。古时家中生了男孩就在门左挂一张弓,生了女孩就在门右挂一佩巾,以后便称生男为“悬弧”。古人认为,五月五日这天出生的孩子是不吉利的,生了男孩害父亲,生了女孩害母亲。而明代济南人的看法却与此相反,认为五月五日生子为大庆,所以都盼望这一天能生个胖小子,因此便有了“家家此日望悬弧”的习俗。究其原因,这与人们对孟尝君的崇拜有关。诗中的田文即孟尝君,他是战国时齐国贵族(当时济南属于齐国)。他承袭父亲田婴的封爵,封于薛(今枣庄薛城),称薛公。田文聪明异常,能言善辩,一生功业显赫,尤以好客著称。因为他出生在农历五月五日,所以明代的济南人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在端午节这天出生,将来像田文那样大有作为。

至于端午食粽子,更是全国各地普遍流行的节俗,这在不少诗人的诗中都有反映。如“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宋·陆游);“称锤粽子满盘堆,好侑雄黄入酒杯”(清·蔡云)……至于食粽为凭吊屈原之说,见于晋人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周时,楚屈原以忠被谗,见疏于怀王,遂投汨罗江以死。后人吊之,因以五色丝角条(粽子)于节日投江以祭之。”

端午节还有很多有趣的习俗,也流传着很多美好的诗篇。诗与节俗相辅相成,相映生辉,共同装点着这一美好节日。

【悠悠我心】

想念拉露水

□于永军

或许是根脉须结所系,或许是正在向老人家堆儿移动的缘故,小时候的记忆时常会走进脑海遛弯儿,故而一到端午节,我便会想起故乡胶东特有的习俗——拉露水。

那可真算得上故乡人过端午的盛景:天刚蒙蒙亮,大人们便把小孩子叫起来,穿着新衣裳,拿上早就预备好的新手帕、新毛巾,三五结伴到村外麦地里或沟坎间,在小麦、青草或树梢头上,小心翼翼地用毛巾拉来拉去。此时,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乡间泥土夹杂着若干草本植物分泌的特有的芬芳,大自然造化下的庄稼、草木承受一夜天露,叶梢上都积攒了分量不等的露珠。那干干的毛巾、手帕在拉来拉去中,不一会儿就变得湿漉漉的,像在水中浸过了一样。接下来,便用它们擦脸,尤其是眼睛和耳朵要擦得分外仔细。大人们说,端午节趁太阳未出之时,采集天降的甘露擦拭脸眼,可以耳聪目明,保一年不害眼病不长疮。

端午露水不仅泽润人类,还惠及牲畜。据说牲口吃了端午露水草,可以一年中不得杂病。因此,端午大清早,大人们把小孩叫起来之后,自己则牵上家里的牲口,到沟边亦旁放牧,一边拉露水洗脸,一边看着牲口啃嫩草。

拉露水最忙活的,当数那些爱美的大姑娘小媳妇。头一天,她们要做的顶要紧的一件事儿就是采集月季花,再去坡里、河边采摘艾蒿心、桃树心、柳条皮、腊条皮等。将它们洗干净,用清水浸泡在大盆中,露天置放在院里干净开阔处,让满盆姹紫嫣红承接一夜雨露滋润。第二天清晨,捞出花草装到净瓶里。那水淡淡地泛着一点儿蓝,清香四溢。她们用这些水洗脸、洗胳膊,既可以让身上散发出余香袅袅的美妙,据说还有美容效果哩!

那时,村里一位年逾古稀的清末秀才,每逢端午节都要捋着胡须向后人布道拉露水。他那花白的胡须里,不仅捋出了“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兰兮沐芳华”的美誉,还捋出了汉武帝在长安建章宫承露仙人掌以求长生的故事,以示拉露水大有来头,师出有名。在老人家的播种下,敝村那些年间拉露水似乎格外神圣与虔诚。

端午节的露水是否真的可以治病,未见经典。我也亲眼见过用端午露水洗脸和眼的人,仍有害眼疾生疮疖的。然而,作为一种习俗,拉露水之所以千百年流传,如今想来,肯定有其合理的成分。在古人看来,端午是毒日、恶日,五月是五毒(蝎、蛇、蜈蚣、蜘蛛、蟾蜍)出没之时,需要用各种方法来提防遭受五毒之害,所以便有了各种各样的求平安、避邪祛灾的习俗,拉露水的本意与抵御五毒有关。那混合了乡野多元素气息的露水,诚然不会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神奇,但的确有着防患于未然的效果,尤其那种以具有药用价值的花草为原料泡制出的露水,是真正意义上的“花露水”。古朴的习俗,体现了乡野百姓对大自然的尊重与认识,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被奉为神明,也是合理的、自然的。

“五月五,过端午;拉露水,插艾蒲;吃粽子,系五索;戴个荷包香馥馥。”故乡这首过端午歌谣,不知已经流传了多少年。如今拉露水尽管依然烙印于我辈人的记忆之中,但在家乡的后生间却早已成了“爷爷奶奶的故事”,鲜有人知晓了。于是,每每想起它,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是对旧俗的眷恋,还是故园情结使然?我说不清。但蕴藏于其中的,肯定是一种乡愁。它让我情感上总难割舍,时常像追忆亲人一样想念它。